

论张潮存传文献的业绩

何庆善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张潮是清代著名的文献家,一生广聚天下奇书秘笈,志在编刻传世,造福后人。其代表作有《虞初新志》、《檀几丛书》和《昭代丛书》。后者尤其规模宏大,内涵丰富,使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得以保存传世,也开创了丛书编纂的新体式。

关键词: 张潮昭代丛书徽事

张潮生于清顺治七年(1659),卒于康熙四十六年后(1707),字山来,又字心斋,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张潮出生于宦宦书香之家。其父张习孔,字念难,号黄岳,顺治己丑(1649)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山东督学佥事。习孔也是清初有名的著作家,有《周易辨志》、《系辞学训》、《檀弓问》、《云谷卧馀》、《家训》等著作多种。张潮受家庭熏陶,自幼好学;之后他一直谨遵其父“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的教导,¹严于律己,励志勤学。康熙初岁贡生,充翰林院孔目。但他无意仕进、志在著述立言。他学识广博,多才多艺,有《心斋杂俎》、《心斋诗钞》、《花影词》、《笙诗补词》、《咏物诗》、《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著作二十多种。其作品颇受世人称许,如哲理性散文小品集《幽梦影》,在古典文学中是久享盛名的佳作,人称其“片花寸草,均有会心;遥水近山,不遗玄想”,“以风流为道学,寓教化于诙谐”;赞其“着墨不多,措词极隽”,“含经咀史,自出机杼,卓然可传”。²又如其自抒丧偶之痛的散文《七疗》,人称此文“愈出愈奇”,“非世间之文人才子,不能有此情癖;非世间之文人才子,亦不能疗此情癖”。³张潮著作甚丰,但他一生中着力最勤、成果最大、对文献学最有贡献的,却是他辑录编纂的三种书,即《虞初新志》和《檀几丛书》、《昭代丛书》。

张潮性喜搜书藏书,曾云:“仆赋性迂拙,于世事一无所好,独异书秘笈,则不啻性命”。⁴他不仅广搜博聚天下奇书,而且甚爱编书刻书,将其编书刻书之处所命名为“诒清堂”。他曾说:“天下非无书可读之为难,而聚书为难;非徒聚书之为难,而聚而传之为难。聚之者所以供我之读,传之者所以供天下千万世人之读也。”“我一人读之而乐,则天下之人读之乐可知矣……夫至天下与千万世人皆读之而乐,则著书者之心与聚书者之心不咸大慰乎哉!”⁵原来张氏热衷于聚书编书刻书,乃是为了济世助人,可见其志操高尚。为达此目的,他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从他人作品中选精拔萃,编辑刻印如《虞初新志》等书多种。⁶张潮还特别研究过《汉魏丛书》、《津逮秘书》、《百川学海》、《说郛》等著名古代丛书,对丛书的文献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丛书容量大,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廊庙山林,无妨参错,天官地志,都入网罗”;“分之固各成一家之言,合之复亦大备八音之奏”。令读者“如登群玉之山,触目皆琳琅琬琰,入豫章之壑,一望尽杞梓楩楠”。既可“增广见闻”,扩大眼界,亦可“任其选择”,取其所需。⁷他还认为,丛书不仅“有功于读者甚大”,也有利于作者,因为有些文章虽有“精言妙义”,因篇幅小未能独立成书,往往散佚,如收入丛书,则“零金碎玉,赖此不泯”,得以“通行传世”。⁸有鉴于此,他在编纂《虞初新志》后,全力编纂《檀几》和《昭代》两部丛书。

《虞初新志》二十卷，一百四十八篇，主要辑录当代作家所写的各类人物传记，间有如义猴、孝犬、烈狐等传奇故事和山川游记作品。题名“虞初”，乃借古代《虞初志》书名。《虞初新志》序后张潮附注云：“汤临川《虞初志》（按指明汤显祖点校的唐人辑录的古代神仙鬼怪故事集《虞初志》），未传作者氏号。载考《委宛馀编》：虞初，为汉武帝小吏，衣黄乘辚，采访天下异闻异事，盖以是名其书也。”这是说，虞初原是汉武帝时善于采集衍说奇异故事的宫廷稗官小吏名，后借以代称传奇故事。命名“虞初新志”，盖寓有以旧瓶装新酒之意（此点后文尚要详及）。本书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檀几丛书》有一集、二集和余集，每集五十卷。书名“檀几”，《凡例》释云：“古有七宝灵檀几，几上文字，随意所及，文字辄现。今书中为经，为传，为史，为子集，为礼节大端，为家门训戒，为土物琐屑，种种毕具，有意披览，展卷即得。名曰：‘檀几’，作如是观。”本丛书专辑不同内容、不同文笔的杂著小品，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使“读是编者，迷者读之而悟，俭者读之而腴，愁者读之而喜，狂者读之而息，拘者读之而旷，躁者读之而静……孤者读之而偶，怯者读之而壮”，⁹充分发挥文章育人的作用。本丛书一集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集次年。一、二集由张潮与王晔（丹麓）合作编纂。余集后来由王晔完成，并选收了张潮所作的《联庄》、《联骚》、《七疗》、《书本草》、《花鸟春秋》等十多种杂著。

《昭代丛书》初辑甲、乙、丙三集，共一百五十卷。以“昭代”为书名，出于对当朝清王朝的褒誉。甲集《序》云：“昭代之兴，已历五十余载……圣天子加意右文，以故英才辈出，而诸先达复相与倡帅风雅，于赓歌扬拜之余，声教所通，渐摩日久，虽遐陬僻壤，莫不家敦弦歌而户浹诗书，猗欤休哉，斯何道之隆也！”乙集《序》又云：“我国文治聿隆，超轶往代。天地精华之所酝酿，咸成就于文人之笔端……窃尝取而观之，则有若穷经之文，补史之文，乾象之文，坤舆之文，感遇之文，掌故之文，记事之文，论文之文，砺德之文，保身之文，谈禅之文，博古之文，娱情之文，格物之文，其无所不有也，至于如此之盛！”本丛书性质与《檀几丛书》相同，专收杂著短文，书中广泛辑录了该朝重要学者、词章家、科学家以及著名艺人、著名医生、能工巧匠的著作，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学术研究、西学东渐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侧面。本丛书甲集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乙集康熙三十九年（1700），丙集康熙四十二年（1703）。丙集张潮约其弟张渐“并为编次，共成其事”（见丙集张渐序）。

《虞初新志》和《檀几》、《昭代》二丛书，在古籍中都出类拔萃，对当时和后世的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其共同特点和影响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立足高，旨意明，开创了选辑和丛书编纂的新体式

前文已述及，张潮从事辑录编刻书籍，“非欲借径沽名，居奇射利”，¹⁰而是为了集萃存精，传播文化，济世助人。在这一信念支配下，故思想境界高，识见不凡，能学古而不泥古，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虞初新志》的编纂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世人爱阅读的志怪小说《虞初志》，他

也称之为“奇书”，曾“假读此书，以度穷愁”。¹¹但他深感其描写神仙鬼怪内容陈旧，荒诞不稽，难以“肃朝野之观瞻，新寰宇之耳目”，因而“特出新裁，别开生面”，¹²编纂出《虞初新志》。新志沿用“虞初”之名，吸收旧志传奇文笔，辑录当代人所写的出现于当代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藉以反映现实生活。新志还袭用旧志评点之例，但以新观点充实评点内容。另外，旧志所选之文，未标作者姓名与年代，而新志所选，则一一标明，以示真实可信。这就在内涵和模式上来了一番革新。编纂者在《凡例》中云：“兹集效虞初之选辑，仿若士之点评，任诞矜奇，率皆实事，搜奇拈异，绝不雷同；庶几旧调翻新，敢谓后来居上。”《虞初新志》一问世，就受到世人重视和好评，正如学者郑澍所云：“山来张先生辑《虞初新志》，几于家有其书矣。诚以所编纂者，事非荒唐不经，文无鄙俚不类。较之汤临川续合《虞初》原本，光怪陆离，足以凿方心，开灵牖，弥觉引人入胜。”¹³此书因所辑多“时贤名作”，“事奇而覈，文隽而工”，故书坊纷纷翻刻，传播很广，后来“教科书中多采取之”，¹⁴可见其影响之大。另外，此书问世后，依其体例而续编者络绎不绝：嘉庆七年（1802）郑澍编有《虞初续志》十三卷；近代湖北青坨山人编有《虞初近志》（只出了甲编）；近代安徽泾县胡怀琛编有《虞初近志》十二卷；近人浙江鄞水（宁波）姜泣群又编有《重订虞初广志》十六卷。上海书店近年将所见“虞初”诸书，汇集出版了《虞初志合集》，在《出版说明》中，特别提到了张潮首创之功，认为继《新志》之后“连续出现的《虞初》诸书，无一不依张潮的模式”。“张潮变革《虞初》的内容模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应记一功”。¹⁵

两部丛书，尤其是《昭代丛书》的编纂，更是旨意鲜明，特点突出。前文提及，这两部丛书，是在清初政治已经稳定、文化渐趋兴盛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编纂出的。清初文坛，受明末不良影响还比较深，有的打着“尊唐”、“尊宋”的旗号搞复古，写诗作文，往往食古不化，在形式上寻声肖影，侧足学步，陈言满纸；有的潜心帖括，终日在八股文中讨生活，迂腐不堪。这都是把文风引向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歧途，张潮将丛书命名为“昭代”，也有开一代新文风的积极含义。他在《昭代丛书》序中深有感触地说：“明季诸儒，拘泥夫玩物丧志之说，早年专事帖括，举业而外，大都不以寓目，苟问以礼乐兵农，则茫然不知所置对，将格物穷理之谓何。”因此他在丛书《选例》中开宗明义宣称：“务去陈言”，绝不“蹈肤说于残编，袭陈言于蠹简”。他本着“有体有用”的原则选文，“凡所登载，务期有益于人生日用”；“凡可以广耳目之见闻，备古今之考究者，咸为之纂录”。¹⁶因而丛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令人耳目一新。丛书另一选文原则是“专收小品”，即短小篇章。这不仅可使“零金碎玉，赖此不泯”，亦有利于在丛书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文章，反映生活面更宽，“譬之集千狐之腋以为裘，合五侯之鲭而作饌”，¹⁷张氏的远见卓识和他所定的丛书选文原则，得到当时文坛学界的首肯。著名作家尤侗为《昭代丛书》作序，盛赞编纂者“荟萃他人之作，采拾匠心”；“探颐索引，博览旁搜，有出于经史子集四库之外者”。又云：“吾所贵乎丛书者，以其称名小而取类大也。”

上述两种丛书，尤其是《昭代丛书》，不仅风靡当时，而且为此类丛书编纂开了先河，做出示范，后人踵继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震泽（今无锡）杨复吉继《昭代丛书》初辑甲、乙、丙三集之后，续编出丁、戊、己、庚、辛五集，每集依前例五十卷，选文也谨遵张氏“有益于人生日用”的原则，“大者自天文地理，朝常国故，小者及于方名象数，与一枝之细，一叶之微，罔不胪列而陈之”。¹⁸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江（今常州）沈琳惠辑印《昭代丛书》甲集至辛集八集，又按“广所咨，精所择，以备昭代掌故而嘉惠后学始登选”的原则，¹⁹补足壬、癸两集，终于按天干之数完成十集，总计洋洋五百卷，成为清代杂著类丛书最负盛名的煌煌巨帙。俞樾后来为重印《昭代丛书》作序云：“历时二百余年始成全书，²⁰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完成甲集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完成壬、癸两集，历时一百五十余年，俞氏云：“二百余年”，盖有

误。既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头绪纷繁，篇目荟萃……诚昭代艺文之盛观也。”水有源，树有根，人们不会忘记张潮对这部巨著的首创之功。

二、广收博集，选精拔萃，使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得以保存传世

张潮在编纂《虞初新志》和《檀几》、《昭代》二丛书过程中，与士林广泛结交，宣传编书意旨，沟通信息，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许多著作者、藏书家和刻书家都和他有密切交往，向他推荐作品，或主动将文稿送上门。“邮筒投赠之来，日接于庭，琳琅璀璨之篇，日盈于几”，他“左把酒盏，右施丹铅，矻矻而不能已”。²¹可见来稿渠道广，投稿踊跃，这使他有充分的挑选余地。在严格掌握选文原则、把好质量关的前提下，张潮对文名不显的作者之文，尤其是无力梓行的贫困作者之文，倍加关爱，曾云：“穷愁著书，乃其人一生精神学问所存，原欲流传于世，未及梓行，势必终归淹没，故仆前后诸选，于友人未刻钞本，尤所萦怀。”²²以《虞初新志》为例，题下注明“手授钞本”或“邮寄钞本”的就有十多种，如吴陈琰的《纪老生妄讼》、杨衡选的《纪盗》、顾彩的《髯樵传》、张南村的《万夫雄打虎传》、甘表的《赵希乾传》、王谦的《平苗神异记》，以及闰秀钱宜的《记同梦》等等。这些作品，赖《虞初》之辑，才得以传世。至于《檀几》、《昭代》二丛书，则辑录保存了更多的罕秘难覩的奇篇佳什，前者如《洗尘法》、《韵史》、《怪石赞》、《端溪砚石考》、《兽经》、《江南鱼鲜品》、《虎丘茶经补注》等；后者如《砚林》、《装潢志》、《荔枝谱》、《兰言》、《芥茶记钞》、《龙经》、《三友棋谱》、《鹑鹑谱》、《笈卉》、《西北水利议》、《画诀》、《春秋日食质疑》等。这些著作，大都为格物致用之学，为后人研究有关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张潮对故乡徽州，怀有深挚的感情，对于徽州的著作者以及记述徽州山川风物的著作，格外看重，广为搜罗。仅在《昭代丛书》初辑中，涉及的徽州作者就近二十人，涉及徽事的著作就有二十多种，其中重要的有《歙问》（歙人洪玉图作）、《黄山松石谱》（歙人闵麟嗣作）、《医津一筏》（歙人江之兰作）、《黄山史概》（陈鼎作）、《塾讲规约》（休宁施璜作）等。张潮还在评点某些有关著作时，触类联想，见缝插针，情不自禁地顺笔补充诉述故乡有关故实。例如在读方家瑛描述清代帝王祭封祖坟的《封长白山小记》后，联想到徽州土俗，题跋云：“吾乡人极重风水，凡故家大户，必有发祥之地，无论阳之宅，阴之墓，其来龙祖山所有树石，保护备至，苟有戕其一树、凿其片石者，必讼之官，务惩之而后已。士庶人且如此，而况帝王之尊乎。”在读施璜记述徽州私塾学规的《塾讲规约》后，联想到朱子，题跋云：“吾乡故有紫阳书院，每岁朱子寿旦，六邑之士聚拜祝之馆，讲学而退。以是为疏，于是更联塾讲法，诚善也……夫吾乡为程朱阙里，宜其讲席之盛如此。”在读洪玉图叙述歙县山川之美、人文之盛的《歙问》后，联想起有关的故老传闻，作《小引》云：“吾歙在郡之东南，声名文物，甲于诸邑，其为故老所传闻者，真足令人神往……犹记其一事：王弇州（指明王世贞）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鼓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弇州先生大称赏而去。呜乎！可谓盛矣！”（见《昭代丛书》甲集卷二十四）丛书中所辑录保存的这些徽人徽事著述，尤其是编纂者在叙跋中所补充讲述的材料，不见他书，弥足珍贵，为后人研究徽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三、精加评跋，以点睛之笔，显幽发微，为读者导读

张潮辑录编纂上述诸书，在采选和加评两方面下功夫。其采选之匠心已见上述，这里再谈其加评，即对入选之文加上“叙”或“跋”。比较而言，评比选更难，更费气力，但也更能显示出选家的识见和选本的学术价值。

张氏所加的“叙”或“跋”，内容丰富，思路宽广，涉及多方面。

有的点明文章精粹之处及其根源，使人学有所依。如读梅文鼎《学历说》，跋云：“定九历法大抵得之泰西为多，非从故纸中来，是以前说精而不浮，博而且当。”²³读孙嘉淦《南游记》，跋云：“洗洗落落，万有一千余言，就其登陟所至，随笔点染铺叙，绮丽芊绵，亦复激昂慷慨，适足以囊括宇宙，开拓胸襟，真千古奇文至文妙文，不能仅赏其模山范水也。”²⁴

有的考异释难，以解读者之惑。如《昭代丛书》乙集辑录魏禧《日录裹言》，何谓“裹言”？令人费解，张潮特在叙跋中作了一番考证：“理之不可易者曰至言，一语可敌千百语者曰要言，托于他事他物者曰寓言，必衷于道一毫不可借者曰法言，总之皆理言也；夫所谓“裹言”者，以其言皆有益于我而纳之耳。”又曰：“今魏叔子之裹言，盖所谓言之所未言而在情理之中且可施行者也。”又如，《昭代丛书》甲集辑录闵麟嗣《黄山松石谱》，张潮跋云：“黄山之松，无一不妙，此特其最著者。黄山之石，无一不奇，此特其最小者。”他推测读者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松取最著是已，石取最小何耶？”他据己之所知解释说：“盖黄山初无撮土，环山无一非石，其大者为峰，不可以石名也。”

有的就其事顺加发挥引申，使读者由此及彼，恍然有悟。如谢开宠《元宝公案》，写一贫者因贪元宝，被富者用元宝砸死，引起公案，结果以元宝抵罪。张氏读后评云：“读《元宝公案》竟，不禁废书而叹曰：嗟乎！世之人孰有不死元宝者哉！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必至于死而后已……元宝虽不杀人，人由元宝而死，应抵罪者，非元宝而何？然其真元宝之罪哉？亦贪元宝者之自死耳，于元宝乎何尤？”²⁵此评语告戒人贪财之害，真如当头棒喝。又如戴榕《黄履庄小传》，写书生黄某，自幼爱工艺机巧，后学习“泰西几何比例轮掇机轴之学，其巧益进”，发明创造出验冷热器、千里镜、取火器、取水器、自行驱暑扇等器物数十种，“见者多竞出重价求购”。张氏读后评云：“泰西人巧思，百倍中华。岂天地灵秀之气，独钟厚彼方耶？吾友梅子定九、吴子师邵，皆能通乎其术，今又有黄子履庄，可见华人之巧未尝或让于彼，只因不欲以技艺成名，且复竭其心思于富贵利达，不能旁及诸技，是以巧思逊泰西一筹耳。”²⁶一语道破我国封建社会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催人猛醒。

有的题跋一分为二，对其文既有肯定，亦指明其弊，以免误导读者。如《昭代丛书》甲集收有欧洲人南怀仁等所写的《西方要记》，张氏在跋语中，既赞扬书中所写泰西人“颖异聪明”，“其器工巧奇妙”，“诚有足令人神往者”；亦明确指出其书“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指天主教），故语多粉饰失实”。有此提示，读者头脑自会清醒，不致受骗上当。

有的题跋，针对文中所写，适当补充有关资料，使事更显、旨更明，也使读者获得更多的有关知识。如《檀几丛书》一集收程羽文《诗本事》，该篇搜罗了“诗圣”、“诗豪”、“诗癖”、“诗虎”、“诗魔”、“诗妖”、“诗害”、“诗债”等有关诗的典故26条。张氏跋云：“近日诗人满天下，此等

典故不可不知，然尚有不止于此者，随补数条于后。”他又附补出“诗肠”、“诗胆”、“诗宗”、“诗奴”、“诗牛”等23条，使此类典故更加完备。又如《虞初新志》收陈鼎《八大山人传》，记述前明皇族画家八大山人朱耷装颠作哑、抗世嫉俗的故事，张氏跋云：“予闻山人在江右，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或二三日不放归，山人辄遗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纵之归。后某抚军驰柬相邀，固辞不往……又闻其于便面上大书一‘哑’字，或其人不可与语，则举‘哑’字示之。”这些补充材料，更加突显出八大山人不满世事、玩世不恭和无可奈何的苦闷心理。

有的题跋，特记述其文搜辑经过，以显示得来不易，令读者更加看重。如《昭代丛书》甲集辑有盐城书法家宋曹（字射陵）的《书法约言》，张氏跋云：“射陵以此帙赠余，不知为何人携去。余复索之于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报。而射陵邮寄陈子定九中适有此帙，定九转以见示。余得之不啻法宝。亟载入丛书中，以与世之工书者共欣赏焉。”

有的题跋，以抒情笔触，写出自己读后的内心感受和对作者的景仰之意，亲切感人。如读陈鼎（定九）的《竹谱》，题辞云：“陈子定九所著《竹谱》，考其名目约五六十种，无论今古，凡竹之异者悉载焉。予受而读之，如数顷琅玕，森然在目；如渭川千亩，坐享封侯；使我得遇此君数辈，便当把臂入林矣。定九具文武才：竹亦具文武才；以之削简，其文也；以之作箭，其武也。然则定九之谱斯竹也，其殆自为写照也夫！”又如读孔尚任（东塘）《出山异数记》，张氏对孔尚任出山当官不忘故旧、平易近人十分敬佩，特题辞云：“士君子乐道，出处宁有异哉！方其处也，与知己数人，效莺鸣之好；迨一行作吏，友道渐疏，即故人姓字都不复记忆者有之矣。求其始终不渝如东塘先生者，不诚中流砥柱乎哉！”

上述诸多评跋，不仅对所辑录之书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也充分显示出丛书编纂者张潮的自我形象，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确实是一位思想开放、感情炙热、学博才高的可敬可爱的学者。他既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勇于接受新事物，故持论不保守，不偏颇，切中肯綮。丛书中辑录之书，经他一评跋，分外增彩生辉；而他的识见卓越的评跋，又使丛书本身倍增声价，成为我国文献宝库中的奇葩。

Zhangchao's contribution in preserving and transmitting documents

He Qingshan

Abstract: Zhangchao was noted as a devoted philologist who had collected plentiful scripts in order to block -print and descend them to posterity. His famed works included Yuchuxinzhì, Tanji series, and Zhaodai series. The third had such large magnitude and content that plenty of valuable documents were preserved.

¹ 张习孔：《家训》。见《檀几丛书》卷十八。

² 孙致弥：《幽梦影序》及江之兰、葛理斋跋。见《古今说部丛书》六集。

³ 本文附程未能原评。见《檀几丛书》余集卷三十二。

-
- ⁴：《昭代丛书》甲集序。
- ⁵《檀几丛书》甲集序。
- ⁶张潮另辑有《古代尤雅》、《友声集》等。
- ⁷本文附程未能原评。见《檀几丛书》馀集卷三十二。
- ⁸《昭代丛书》丙集序及例言。
- ⁹《檀几丛书》一集张潮序。
- ¹⁰《虞初新志·凡例》。
- ¹¹《虞初新志·总跋》。
- ¹²《昭代丛书》乙集序。
- ¹³《虞初续志·序》。
- ¹⁴见上海进步书局刻印《虞初新志》提要。
- ¹⁵《虞初新志》提要。
- ¹⁶以上杂引《昭代丛书》甲、乙、丙序言及选例。
- ¹⁷《昭代丛书》甲集序。
- ¹⁸《昭代丛书》己集石韞玉序。
- ¹⁹《昭代丛书》壬集李星沅序。
- ²⁰按，《昭代丛书》。
- ²¹《昭代丛书》丙集张渐序。
- ²²《昭代丛书》甲集例言。
- ²³《昭代丛书》甲集卷四。
- ²⁴《虞初新志》卷十七。
- ²⁵《檀几丛书》卷二十二。
- ²⁶《虞初新志》卷六。